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四

議論一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下同

穆王將征犬戎

韋氏曰穆王昭王子穆王滿也犬戎西戎別名

祭公謀父諫曰

不可

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

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

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

載戢干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

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

用明利害之鄉

示之以好惡鄉方也

以文脩之

文禮法也

使務利而避

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

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

不密棄之子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堯封棄于郟至不密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

北近翟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脩其序脩其典訓朝夕恪

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弈世載德不忝前人弈亦前人也至

于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

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于

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

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

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日祭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月祀月祀於魯高時享時享於二祧歲貢

歲貢於壇終王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

脩意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脩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有不祀則

脩言言號令也有不享則脩文文法也有不貢則脩名名謂尊卑職貢

之名有不王則脩德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序成而有不至則

脩刑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

祀征不享讓不貢讓讓責也告不王謂以文詞告曉之也遠者卑輕也於是

乎有刑罰之辟刑不祭也有攻伐之兵伐不祀也有征討之備征不

也有威讓之令讓不貢也有文告之辭告不王也布令陳辭而又

不至則又增脩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犬戎氏

以其職來王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班來見王也天子曰子必以不享

征之且觀之兵之禮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

乎頓敗也吾聞夫大戎樹惇樹立也言大也能帥舊德而守

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禦猶應也距也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韋氏曰夷王子厲王胡也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

矣召公召康公之子後穆公虎也王怒得衛巫使監古衛反謗者衛巫衛

也也監察也以巫有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不敢發言以目相眄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弭止

也召公曰是鄣之也鄣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川

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

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詩

以風也列瞽獻典無月曰瞽瞽樂也史獻書史外史也周

皇五帝師箴師小師也箴箴刺也駿賦無眸子曰駿賦賦賦

也之書矇誦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百工諫百工執

上諫者執執事以諫謂若匠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

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者庶人傳語得失不得達傳

以語也近臣盡規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親戚補察補察

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瞽史教誨瞽樂大師史大史

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瞽史教誨也掌陰陽天時禮

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者文脩之者文師而後王斟酌

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
財用於是乎出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猶其有
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廣平曰原下溼曰隰口之
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
者也夫民慮之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
壅其口其與能幾何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以也王弗聽於是國人莫
敢出言三年乃流王子彘

芮良夫諫專利

厲王說榮夷公韋氏曰榮國名夷謚也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
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

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
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
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
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
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于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
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
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虢文公諫不藉千畝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

農上帝之采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

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

敦厯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

脉土音規視也陽瘳丁佐反憤盈土氣震發瘳厚也又方言楚謂怒為瘳憤積也

也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

祥日月底于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脉發脉

也農書曰春土冒概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

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

殖渝變也音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稷

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大史陽官春官也司事主農事官也曰

距今九日土其俱動距去也王其祗被監古職反農不易祗敬

也被齊戒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

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恊風至警

其齊三日王乃溲濯饗醴溲沃也濯澣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鬱

人薦鬯儀人司王裸鬯饗醴乃行裸灌也儀

香所以自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古職反之膳夫農

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銖音一墾

無偶以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庶人終

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

于千畝終盡耕也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

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音官樂官也

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鼓帥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

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廩主藉東南鐘而藏之廩師廩一名神也

廩鐘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祭盛而時布之于農布賦也稷則徧戒

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

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一之先也農正再之農正也

之佐田峻也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君故以農正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

故欲農師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以司空大保六之大保大師

后稷故以大史八之大史掌達官府之治故故大師

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禮若王則大徇師

卿大夫親耕獲亦如之如之如如之如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

農脩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

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

謂變易役使于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

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

施優裕也今天子欲脩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

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韋氏曰獻公子武公敖也括武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

王立戲以爲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仲山文王卿不

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今之不行政
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
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
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
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
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
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按上五事皆周宣王以前
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
國語有志學古
者其深味之

富辰諫以狄伐鄭左氏傳僖
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

彌帥師伐滑杜氏曰
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子鄭伯

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怨王助衛
為滑請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

辰諫曰不可臣聞之犬上以德撫民無親
疏也其次親親以

相及也先親以及疏
推恩以行義昔周公弟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

戚以蕃屏周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
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管蔡

邠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十六國
皆文王

也邠晉應韓武之穆也四國皆
武王子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

胤也胤嗣
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

而作詩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周
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于東都

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

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

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

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庸用也即

龔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

崇聚也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魏鄭納之是其勳也又有厲

宣之親鄭始封之祖相公友周厲王之宣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

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於諸姬為近道近當四

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龔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皆則

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

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

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類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其若文武何王弗

聽使類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

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

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狄固貪怙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

無終遠之則忿怒無已終猶已也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國語下同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爲后富辰諫曰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今王外利矣韋氏曰樹利於翟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繒由大妣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鄆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鄆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廬由荆媯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

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指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姜氏任氏之女世爲王妃嬪今以翟女代之爲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所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

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
王其以我為戮乎乃以其屬死之

內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
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
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
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予
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在般庚曰國
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
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

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被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
以泄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被除其心
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
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
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內外之賂背外不與秦北皆
內不與里丕之田虛
其處者棄其信也虐其處者殺
里丕之黨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
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
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
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
事君諸侯春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

以倣其官中廷之左右曰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

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

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列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謂

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猶有散遷解慢而者在刑辟流

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况可

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豐豐怵惕保

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

其上將何以固守天執王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

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怕象任重享大者必

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摯人亦將替之

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

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

子金子公子金呂甥子公卻芮之字也按晉王十五年

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

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具其君齊明表正精潔惠和其

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

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

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蠹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

登其刑矯誑百姓攜貳明神弗蠲而民有遠志民神怨

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

見神以興亦或以亡王曰其誰受之曰在魏土王曰何

為福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逢

禍今魏少荒其亡乎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

犧牲王邕往獻焉內史過從至魏魏公亦使祝史請土

焉內史過歸告王曰魏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

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

慈保庶民信也今魏公動置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怨神

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此言止論晉君臣之前其間有涉

巫史之語
故不全錄

單襄公言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

矣道非不可行也韋氏曰火心星也覲見也草穢塞路

候不在疆候候人也掌送迎司空不視塗司空卿官澤

不陂陂障也川不梁梁流曰川野有庾積露積也場功未畢治

也未畢道無列樹古者列樹以表道墾田若藝發田曰墾

言其稀少膳宰不致餼膳宰膳夫也掌賓司里不授館

猶若執物國無寄寓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縣無

施舍四甸為縣縣方六十里施舍民樂築臺享夏氏及

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非見單

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

辰角見而雨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

天根見而水涸天根亢氏之間也涸竭也謂

木見而草木節解木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

駟見而隕霜駟天駟房房星也隕落火見而清風戒寒

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

涸而成梁教謂月令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

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其時徹曰收而場

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

功侍而畚揭

時備時所以儆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

之器具汝畚揭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定謂之營室謂建

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

火之初見期于司里

期會也

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

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觀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

陂障川無舟梁

舟梁以舟為梁也

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

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

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國有郊

牧

國外曰郊牧

置有寓望

置境也境界之上

草

澤無水曰藪圍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

囿有林池

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用也

野無奧草不奪

民時不蔑民功有憂無懼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

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

不墾者多

功成而不收民

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

官篇

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

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行理

以節逆之

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

侯人為導

送之

卿出郊勞

聘禮曰賓至於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

也除門掃

宗祝執祀

宗宗伯祝太祝也執祀具將有除門庭也宗祝執祀

理授館

司理授客所當館次

司徒具徒

空視塗

視險易也司寇詰姦

禁詰姦盜虞人入材

供其

甸人積薪

火師監燎

甸人掌薪燎庭燎也水師監

灌水師掌水監膳宰致饗熟食曰饗廩人獻餼生曰餼司馬

陳芻司馬掌帥圉人養馬故工人展車展省客車百官

各以物至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

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于王使則皆官正泣事正長也

臨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

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

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文武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

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仇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

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衮冕而南

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

茂帥其德也猶恐墮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

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

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于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三十二年韋氏曰靈穀洛鬪將毀王宮穀洛二水

水格有似於鬪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于

灑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

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邾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太子晉諫曰

不可也晉靈王太子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墮毀也不崇

藪宗高也澤不防川防障也不竇澤澤居水也竇決也

反天性夫山土之聚也。數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

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

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美謂滋潤是故聚不阨崩而物有所

歸。大曰崩，小曰阨。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是以民

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然則無

夭昏札瘥之憂而無飢寒乏匱之患。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也。

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虞度也。古之聖王唯此之慎

也。慎逆天地之性。昔共工棄此道也，虞于淇樂淫失其身，欲壅防

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

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宗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

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創之非，度釐改制

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共之

從，孫四岳佐之。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

從孫為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

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

九隩。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伏陰夏有

霜，地無散陽，散陽李梅冬實。水無沈氣，沈伏也，無伏積之氣。火無災燁，燁焯

起貌，天曰火，人曰災。神無間行，間行姦神淫厲之屬。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足故無淫濫。

之時無逆數，逆數四時寒暑反逆。物無害生，蝗螟之屬不害嘉穀。帥象禹之

功，度之于儀軌，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

下也肱祿賜姓曰妣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

也祉福殷盛賜姓曰妣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富天下生育萬物如猶祉也夏大也以善福殷富天

大也為肱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禹賜姓曰姜氏

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肱臂也豐

厚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功此於股肱心膂呂之為言齊也此一王四伯豈繫

多寵皆亡王之後王謂禹四伯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

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杞郕猶在杞郕二國夏後也申

呂雖衰齊許猶在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唯有嘉功

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惰淫之心間

之也惰慢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堙沒

也替廢也隸沒也圉養馬者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

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

之則以殄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

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蘇於民神而儀於物

則故高朗令終顯明昭融命姓授氏而附之以令名若

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

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鯨之敗焉

今吾執政母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

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母乃不可乎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韋氏曰景王周靈王之子景

八年也錢者金幣之名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

古者天災降矣謂水旱蟲螟之類於是乎量資幣權輕

重以振撓民權稱也振賑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

以行之民患幣輕而物貴則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民

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買物物輕則子獨行物

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

而行小大利之甚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

輕者買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今王廢輕而作

重民失其資能無償乎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若匱王

用將有所乏民財匱無以供上乏則將厚取於民厚取

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給供也遠且夫備有未

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志危有至而後救之至而

之謂若救火燕疾量是不相入也二者先後各有宜不

可先而不備謂之怠怠緩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謂民

輕而重之離民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

佐災無乃不可乎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將民之與處

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

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夏

書有之曰關石斛均王府則有征也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

賦調均則王之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詩大

府藏常有之麓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曰麓榛似栗而小愷悌君子

干祿愷悌愷樂也悌易也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墮

竭林麓散亡數澤肆既肆極也民力彫盡田疇荒蕪資

用之匱彫傷也穀地為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

之有焉險危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絕民用謂廢小猶塞

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無日矣大曰潢小曰汙竭盡

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備亡無救也吾

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怠棄者多矣周官周六官災而

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之

善政藏王弗聽卒鑄大錢又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

於民聽然所論者鍾律之事學者未易識獨穆公所謂且自

心之樞機也故必聽蘇而視正聽蘇則聰視正則明非

鳩所謂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蘇今財亡民罷莫不怨

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民所曹惡

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

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韋氏謂害金害民之金謂

錢及鍾也此皆

名言故附此

右有周諸臣論諫之辭凡十事

議論二

石碏諫寵州吁左氏傳下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杜氏曰得臣美

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

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

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碯衛大夫弗納於

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劉炫曰此四者所以

自邪已身言為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愚按石碯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

此四者由寵祿之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此如

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且夫賤妨貴少陵長不能自安自重○釋言曰矜重也

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

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

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明年州吁弑桓公完石碯卒能殺州

吁以復君之難又併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

州吁也碯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碯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臧僖伯諫觀魚五年春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杜

曰臧僖伯公事祀與戎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

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

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

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嬖親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

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石碯衛大夫弗納於

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劉炫曰此四者所以

自邪已身言為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愚按石碯之意蓋謂驕奢淫泆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

此四者由寵祿之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此如

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釋言曰矜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

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

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

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明年州吁弑桓公完石碯卒能殺州

吁以復君之難又併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碯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

州吁也碯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碯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臧僖伯諫觀魚五年春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杜

曰臧僖伯公子強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

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

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所起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鬼索擇取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也獮殺也以殺為名皆

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

於農隙以講事也各隨時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時講

武猶復二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歸而飲至

日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

以數軍實器械於廟以數車徒昭文章車服明貴賤辨等

列行伍等別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後所謂順也習威儀也鳥獸之肉

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

器度之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

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阜阜臣輿輿

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

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

巡行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僖伯稱疾不

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他章故曰遠

地○胡文定公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

今隱公怠棄國政遠事遂適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

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愚按僖伯

所陳皆先王之典法入君之一遊一豫其可輕也哉後

世本紀書曰其日曠于其所其日

獵于其地者其得罪於先王甚矣

臧哀伯諫納郕鼎相二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

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

而弑殤公召莊公子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

杜氏曰郕國所造器也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郕

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臧哀伯魯大夫

唐伯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故

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也越席結草太羹不致大羹肉汁菜食不致大羹五味

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比四者皆示儉衮冕黻珽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鞞

以蔽膝也帶裳幅舄帶革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滕者舄復履衡紃紕紕

持冠者紕冠之垂者紕纓昭其度也尊卑各藻率鞞鞶尊卑各

藻率以韋為之所以籍玉鞞鞞紳帶也一名大鞞鞶鞶大帶之垂者

游旌旗之游纓在馬纓前如索帶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

昭其文也以文章五色北

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此象錫鸞和鈴

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鐙和在旗動皆有鳴聲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登降謂上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令戒德立違謂立華督而實其賂器

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郛鼎在廟章孰甚焉武

王克商遷九鼎于維蓋伯夷而况將

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

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夫官

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胡文定公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實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皆為禽獸夷狄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愚謂桓公本以弒立故不復知宋君弒立之惡也。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戒德立違以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射當如是。

宮之奇諫假道

僖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也。晉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

命俱諫適吳仲雍支子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

封西吳虞公其後也 室藏於盟府，司將虢，是滅何愛乎？虞且虞能親於

相，莊平其愛之也。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相莊乎其當愛此虞也 相莊

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相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

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 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

享祀，曹鬻，神必據我。據猶安也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

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食有德

則見饗言物 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

一而異用

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相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胡文定公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弒逆之賊不能致詩而受其賂器實於太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皆為禽獸夷狄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愚謂相公本以弒立故不復知宋君弒立之惡也。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戒德立違以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射當如是。

宮之奇諫假道

僖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也。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 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車牙車輔。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

命俱諫適吳仲雍支子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 封西吳，虞公其後也。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皆虢君字。 為文王卿士，勲在王

室，藏於盟府。司將虢，是滅，何愛乎虞？且虞能親於相，莊平其愛之也。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相，莊乎其當愛此虞也。 相，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相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

偪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 親以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

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食有德則見饗，言物

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則見饗，言物而異用。

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為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音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
衆神之各在
此行也晉不更舉矣不更
舉兵

管仲論受鄭子華僖七年

秋盟于鞏毋謀鄭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
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
侯官受方物杜氏曰諸侯官司各於齊
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大子華
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
三族鄭大夫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
利焉以鄭事齊
如封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

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
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
捷今苟有豐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
是其累隙對曰君若緩
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
暇豈敢不懼若揔其罪人以臨之揔將領也子華奸
父之命即罪人鄭
有辭矣何懼以大義
為辭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
何以示後嗣列姦用
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
記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
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君盟替矣作而
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
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
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

介因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
也馬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吕成公曰觀此見得管仲猶有
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
云云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
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相公自小之爾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社氏曰睢

水受汴東經陳留梁譙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
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用人祭鬼已見於
此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子魚公子曰夷也
六畜不相為用謂

若祭馬先小事不用大牲正義曰雜記言冢廟用羊門
夾室皆用雞隱公十年傳稱

鄭伯之詛使卒出猴行出犬雞
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而况敢用人乎祭祀以

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二亡國

以屬諸侯三亡國
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
魯緩救邢衛今一會

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
月而會盟其月二十二日執鄆子又用

諸淫昏之鬼非周
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
亡國

臧文仲諫卑邾二十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杜氏曰
卑小也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小雅言
常戒懼又曰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顯明也思
猶詳也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
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國乎君其

無謂邾小逢蠱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

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宵魚門邾城門縣諸魚門

曰季請用冀缺僖三十三年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

初曰季使過冀見冀缺釋其妻杜曰曰季胥臣也饋之冀晉邑釋劬也野

饋曰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

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如見大賓

承事如祭常謹敬也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缺父異丙欲殺

文公在二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與禹禹鯀子管敬

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共不相及也康誥周書祗敬也詩曰采芣菲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詩國風也對非之柔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

中軍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

舉卻缺子之功也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復與之冀還其父故邑

季文子論出宮僕文十八年

宮紀公生犬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

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

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

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

觀德杜氏曰則法也德以處事制也事以度功度量也功

以食民食養也作誓命曰毀則為賊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掩賊為

藏掩匿也竊賄為盜賄財也盜器為姦器國用也主藏之名以掩賊為

名賴姦之用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志誓命

以下皆九刑之書行父還觀宮僕莫可則也還猶周旋孝敬

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宮僕則其孝敬則弑

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

姦兆也兆域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

不度於善度居也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蒼舒隤散檮戡大臨危降庭

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字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倫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肅敬也懿美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

其名濟成也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

成揆度也成亦平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

八元之中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內諸夏外夷狄昔帝

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

嚚不友是與比周醜亦惡也北近也周密也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

兜渾敦不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毀信廢忠崇飾

惡言靖諸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

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天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頽項

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德義不入

心舍之則嚚不道忠信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

檇杻謂懸檇杻頑凶無檇杻之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

至于堯堯不能去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縉雲

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

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冒

貪也盈滿也實財也天下之民以比三凶非帝子孫故謂之饕餮

貪財為饕貪食為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杻

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螭魅之災螭魅山林異氣

所生為人所害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無違教也徽美也典常也曰納于百揆百揆

時序無廢事也此八凱之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流四凶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舉十六相也今行父雖

未獲一吉人。去四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

於戾乎。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按四凶在堯時，罪惡未著。前輩論之詳矣。今云堯不能去，非也。又是年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傳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宣公元年，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行父歷數言僕之罪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是陷身於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於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象鏡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鳥雀為能，而曰：此舜功二十之一也。豈不可哂也哉！愚既錄其文，不得不論其實惡與視夫人姜氏之子，正嫡也。襄仲公子遂也。

楚申叔時論縣陳宣十一年謂陳人無動將討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弑君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名遂入陳殺夏徵舒，輟諸栗門。輟，車裂也。栗門，陳城門。

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靈公午申叔時使

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

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楚縣大夫皆借稱公。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

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抑，辭也。蹊，徑也。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

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

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

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盛言猶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晉伯宗論伐狄宣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

傷潞子之目。杜氏曰酆舒潞相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酆舒有三僨才。僨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

必伐之。狄有五罪。僨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

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二也。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虐我伯姬

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僨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

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審其政令

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

不可乎。夫恃才與殺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也。由用天

反時為災。寒暑易節地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民反德為亂。亂則妖

災生。故文反正為乏。文字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

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

諸晉。晉人殺之。

魏絳對晉侯襄三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杜氏曰僕御也晉侯

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為戮何辱如之

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

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使臣

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士有死無犯

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

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

敬之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楊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

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

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

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

佐新軍

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魏絳請和戎襄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杜氏曰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無

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

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曰后

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

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

卒子相立并遂代相號恃其射也射善不脩民事而淫

于原獸原野棄武羅伯困能斃左圍四子皆并而用寒

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于內內宮而施賂于外

愚弄其民欺罔而虞羿于田樂之以樹之詐慝以取其

國家樹立外內咸服詐信浞羿猶不悛悛改將歸自田家

眾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殺之

門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浞因羿室就其生澆及豷恃

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侯仲馭澆于過馭豷于戈過戈皆靡自

有鬲氏收二國之燼燼遺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夏后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后杼少有窮由是遂亡

失人故也浞因羿室故不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

官官箴王闕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於虞人之箴虞

掌田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至至遠貌經啓九道啓開

之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

亂不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言

念獵武不可重重猶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

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虞箴如是可不懲乎

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公曰然則莫如和戎

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存居貴賈易土存聚也易猶輕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稽人成功二也狎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我師也

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鑿于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為

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

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魏絳辭賜金石之樂襄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蠲杜氏曰懼觸蠲皆樂師名廣車軌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軌車皆兵車名淳耦也凡兵車百乘他兵車及廣軌

歌鐘二肆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及其罇磬罇磬皆樂器

女樂二八十六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諧亦和也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

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

樂只君子福祿攸同攸所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

夫樂以安德和其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也禮以

信以守之守所也仁以厲之厲風俗也而後可以毀

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居

安思危逸書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也按掉

少衰故絳以此規之心矣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

人無以待戎待遇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

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太師子野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

乎對曰或者其君實其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

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

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

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

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

則賞之賞謂宣揚過則匡之匡正患則救之救其難也失則革之

革更也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補其愆過

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誓為詩誓音者為工誦箴工樂人

諫之大夫規誨規正諫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庶人

謗庶人不與政聞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百工獻

藝獻其技藝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逸書道人

也官師相規自相規正工執藝事以諫所謂正月孟春

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

於民上也肆放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傳善

能因問盡言。又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

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焉焉不然民聽濫

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然讞動于民則有非言之

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讞並作莫保其性石

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

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

言僭而無徵故怨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唯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穆叔論立子禚襄三十一年六月

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姊齊歸之子公子禚杜氏曰齊

名穆叔不欲曰犬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立庶

以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非適

嗣何必娣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

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

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袞袞衽如故衰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

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北宮文子論威儀襄二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

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
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
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
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
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
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杜氏曰詩邶風棣棣言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

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

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周書數文王之德

逸書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

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大雅

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於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句不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

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

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

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

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後

果哉共王而立是為靈王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昭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
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
日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
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若苟無四方之
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
楚王方修天或者欲違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
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
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

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

不殆其何敵之有也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

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

也四嶽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陽城在陽城縣東北大

室在河南陽城縣西北荆山在新城沔中南在始平武功縣南九州之險

也是不一姓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冀之北土燕代馬之所生無

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

務脩德音以享神人亨通也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

其國失其守宇於國則四垂為宇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

獲相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季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爲盟
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
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
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
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
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叔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女叔齊論魯侯不知禮

昭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

杜氏曰往有郊勞去有贈賄

無失禮

揖讓之禮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
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

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今無失其

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

也羈莊公之孫懿伯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謂代言取利人之難

謂往年言亂而取節不知其私不自知有私難公室四分民食於他他謂三家

也言魯君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爲公謀始終者爲國君難將

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在恤民與憂國而屑屑

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

知禮時晉侯亦失政叔齊以此調諫

遠啓疆論辱晉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

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杜氏曰事從而不失儀也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禮成其好王之度度之以二國勢而行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刑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宮刑加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啓彊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

朝聘有珪

珪為信

享覲有璋

享覲見也

既朝聘而小

有述職

諸侯適天子曰述職

大有巡功

天子巡守

設机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

言務行禮

宴有好貨

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

殮有陪鼎

熟食為殮陪加也

入有郊勞

賓至逆勞

出有贈賄

去則贈之

以貨賄

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

失朝聘無好之

道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

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臣君

和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

寇讎備之若何言何以為備

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

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

至也求昏而薦女也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

之猶欲取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

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

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

賁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

而使矣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箕襄邢帶二人

族叔禽叔叔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

也成縣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晉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輔韓

須揚石石叔向子食我也因其十家九縣韓氏七羊舌氏四而

舌四家共二縣長轂九百長轂戎車也縣百乘其餘四十縣遺守

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

叔向中行伯魏舒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

怨失氏姻之親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

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謝儀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

向之亦厚其禮按晉於是時人林之多世族之盛如此豈可動哉其後欒郤胥原降為卑隸而

多始弱然則有國者培植人才護養世族正自為計耳

昧者乃翦棄而摧殘之是自廢其本撤其衛也遠啓疆

所陳皆晉國實事故能感悟其君可為人臣言論之法

羊尹無字對楚子昭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杜氏曰析羽為旌芋尹

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

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有罪亡入無宇執之有

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無執

也字王將飲酒遇其歡也無宇辭曰天子經畧經營天下略有四海故曰經畧

諸侯正封封疆有定分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

之毛誰非君臣也毛章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至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

阜臣輿輿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

收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

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荒大也閱覓也所以得天下

也吾先君文王楚文王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

隱盜所得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法故能啓疆北至汝水若從有

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將逃王事

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

逃主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至死

討紂夫音扶又方干反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

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

往去也盜有寵未可得也盜有寵王自謂遂赦之赦無字

屠蒯諫晉侯

昭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杜氏曰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有戲陽

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

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也曰

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

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

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

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

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服以旌禮也禮以行

事事攻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

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

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以定言發口為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一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與

嬖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

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

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

昭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杜氏曰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使棄疾為蔡公王問

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

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

而實管仲焉至于今賴之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

五細不在庭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

蓋立官之本也未出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

亦不可居朝廷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令棄疾在外鄭

丹在內襄十九年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

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臺實殺子游莊

年十一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衛蒲

威實出獻公蒲雍殖邑威孫林父邑若由是觀之則害

於國未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

晏子諫誅祝史昭二年

齊侯疥遂瘳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

與裔欵杜氏曰二子齊嬖大夫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

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

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豎以辭賓殺豎固以辭謝來問疾之賓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

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

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家無猜疑之

求於鬼神建以語康王楚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文襄靈成景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

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

君外內不廢無廢事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為信無

愧心矣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

與焉其福其受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頹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

欲厭私使私情厭足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

聚掠奪取也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

還忌不思諉譴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

薦信是三罪也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蓋

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作虛辭以媚於神是以鬼神不饗其

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

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言非誅祝

能治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

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也言公專守

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介

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政承嗣大夫彊易其

賄承嗣大夫世位者布常典藝藝法也言布政無法制徵斂無度宮室日

更淫樂不違違去也內寵之妾肆奪于市肆放也外寵之臣

僭令於鄙諫為教令於邊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

以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

聊攝齊姑充以西姑充齊東界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晏子論梁丘據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杜氏曰子猶梁丘據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

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醢梅以烹

魚肉燂之以薪燂煇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

洩其過濟益也洩減也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亦如君

所謂可而有否焉否不可也臣獻其否以成其可獻君之否以成君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

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詩殷頌中宗言中宗

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駸駸無言時靡有爭

駸總也駸大也言總大先王之濟五味濟成和五聲也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頂氣以動二體舞者有文武

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

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

律陰聲為呂此十二月氣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

數以律和其聲謂之七音清濁小大短長疾徐

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君子聽

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豳風也義取心平則德
音無瑕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
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
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論禮可為國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杜

曰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

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

民豆區金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

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

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

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

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士不濫不失官

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

矣與天地並有天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

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

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
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稟受也。愚按晏子知陳氏之將移齊國而為景公謀者惟曰禮可以己之不幾於迂闊事情乎蓋禮所以辨君臣等上下者也使君臣上下之分截然以明則雖有權強之臣且將退聽安得有他日篡弑之禍哉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對之異時見用於魯欲收三家之政亦必自隳三都始其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者所以正名辨分而銷君弱臣強之患也晏子之見蓋有合於斯惜景公之不能用也

晏子論禳彗

昭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杜氏曰祭以禳除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諂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鮑文子諫伐魯

定九年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杜氏曰三加兵於魯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

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大國晉也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

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求自容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哀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杜氏曰檇李在定十四年遂入越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上會稽山也使大夫種因吳大

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

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泥

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四年傳曰澆用師滅斟灌滅夏后相夏后相啓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

復為澆所滅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后緡相妻也歸于有仍后緡

氏生少康焉為仍牧正其澆能戒之甚毒也澆使椒求

之椒澆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

正掌膳羞之官賴此以得除已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

姚妻少康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一

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

自有鬲氏收二國之使女艾諫澆女艾少康使季杼誘

豷豷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遂滅過戈復禹之績過澆國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物事也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

之不亦難乎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

失人所加惠賜親不棄勞推親愛之誠與我同壤而世皆得其人

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言猶

天與後雖悔之不可食已食消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已止也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富而後教

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按國語云吳王夫差乃告

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

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

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疆也大夫種勇而善謀

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

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

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

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

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

吳王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

逢滑論與吳哀元年

吳之入楚也在定四年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

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都邑之

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逢滑當公而進當公

不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

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

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楚為吳對曰國之有是

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况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

民如傷是其福也如傷恐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

也芥草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自敝於兵暴骨如

莽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

使懼而改過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言今至陳侯從之

子胥諫伐齊哀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

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杜氏曰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

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

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從事擊之得志於齊猶獲

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

剗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

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

王孫氏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

鏹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道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按

國語云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申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

王句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令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衆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

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祠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

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蓋亦鑑於人無鑑於水

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弊楚國以間陳蔡不脩方

四十一

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
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傍徨
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涓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
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樊
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不納乃入芋
尹申亥氏焉王繼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
也豈遽亡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鮒禹之功而高
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皆饑今王將獨天
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羣獸然今王將獨天
將而羣皆奔王其無方收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
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又曰吳王還自伐齊人與戰於艾陵
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又曰吳王還自伐齊人與戰於艾陵
昔吾朱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
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
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
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于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
王之禮哉寔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
吾先王出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人難
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此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
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毀近其小喜

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於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
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
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繫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
大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真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
親為越之禽也真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
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慍曰孤不使大夫得
有見也乃往取申胥之尸盛以鷓夷而投之於江○按
申胥之言可謂忠矣夫差既不之聽又從而戮之不
十年吳國遂墟右稱殺諫
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卷之四



